

文苑笔谈

耕读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

路来森

传统农耕社会,读书人即使读书,也不会忘记耕田,因之,“晴耕雨读”,或者“亦耕亦读”,成为一代代中国人,一世世中国家庭,所躬行、崇尚的生活行为方式。如此,一代代延续下去,一个家庭,即可称之为“耕读世家”。此一观念、行为,不仅落实在现实生活中,而且,也成了画家笔下的题材。
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沈周,画有一幅《耕读图》,画面:庭院一处,茅屋数间,掩映于山树之间,房屋,背倚山崖,崖上瀑布倾泻而下;房前,高梧数株,婆娑积翠;房屋内,一人安然而坐,似在读,又似在瞭望远处;柴门大开,柴门内,一犬昂首似吠,柴门外,一人肩扛锄具,正行走在路上;而更远处,掠过山脚,是平畴一片,田地切割成田字状,一农人正在田地中,扶犁呼牛,耕田犁地。沈周于画面题诗曰:“两角黄牛一卷书,树根开读晚耕余。凭君莫话功名事,手挽残篇赋子虚。”

从题诗中可以看出,《耕读图》中的耕者,或者读者,颇有一份隐逸情味:耕者,书卷、黄牛,也可能,书卷就挂在牛角上,耕作之余,就坐在树根上,阅读几页;而室内的读书人,也不是为功利而读书,他,自有他的“悠游”世界。而“两角黄牛一卷书,树根开读晚耕余”两句,似乎,已然成了古人“亦耕亦读”的标志性画面。

白石老人在《自述》中,写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情状:九岁那年,由于贫穷,齐白石被迫辍学,一直到十一岁,这三年间,齐白石都是在家中牧牛、砍柴。牧牛时将书包挂在牛角上,有暇便读书。为了便于寻找外出牧牛的齐白石,他的祖母买了一个小铜铃,系在齐白石的脖子上,他的母亲则取来一块小铜牌,牌上刻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,以期得到神佛的保佑。多年之后,白石老人回忆此事,曾写下一首诗:“星塘一带杏花风,黄犊出栏西复东。身上铃声慈母意,如今亦作听铃翁。”诗,自然是表达对祖母、母亲的感念之情。但“牛角挂书”这一情节,却也很好地演绎了国人的“耕读”情结。

虽然,同是“亦耕亦读”,但总有某种方式,是最理想的。我们不妨看,明代唐寅所画的《葑田行棧图》,整个画面,有一种风烟俱净的淳朴感。画面一人骑牛,正从一株松树下走过。人,神态安详,悠然自得;牛,则悠然,脖颈抬起,昂首向前;松石隙间,石色苍郁,石纹螺旋,是时间扭曲的结果,松树,苍老虬曲,却又枝叶繁茂,亭亭如盖。画面题诗曰:“骑犊归来绕葑田,角端轻挂汉编年。无人解得悠悠意,行过松阴懒着鞭。”

何为“葑田”?有两种解释:一是湖泽中葑菱积聚处,年久腐化变为泥土,水涸成田,谓之“葑田”。二是将湖泽中的葑泥移附于木架上,浮于水面,成为一种可以移动的农田,叫“葑田”,亦谓之“架田”。但不不管是哪一种,只可理解为“水田”,亦无妨。这样的“葑田”,往往土质肥沃,旱涝保收,几乎无歉收之虞。有此,便衣食无忧,便读书无忧。

这葑田应该是属于“行快”者自己的:有肥田可种,有书可读,闲暇之余,骑牛挂书,绕田而行,悠悠哉哉,何其乐也!“懒着鞭”三字,那份悠然的慵懒,淋漓尽致矣。此一画面,可以说,从一定角度,表达了读书人耕读的理想境界,但能否人人都能拥有,恐怕还难说。所以,对于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,这只是一“理想”罢了——一种“亦耕亦读”的理想境界罢了。

田园耕读的第一人当属陶渊明。陶渊明归隐田园,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田园诗: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。”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如此诗情画意的生活,千百年来一直让人感佩不已。

在古代社会,无论是寒门蓬户,还是名门大族,大都提倡“耕读传家”。人即便官居一品、富甲天下,祖先坟墓、家族祠堂所在地才是身心的归宿和灵魂的寄托。守护祖先、礼敬祠堂不仅是一种孝道的文化迫力,也是身份认同催生的行为选择,所以才有了“叶落归根”“告老还乡”的心理需求。《左传》中说:“民生在勤,勤则不匮。”“勤”主要表现在辛勤垦殖上,是一种“育勤于耕”的优良品质。韩愈在《昌黎文集》卷三十中有“非其身力,不以衣食”的高论。清代纪晓岚在书信中直言:农民农事是世界衣食之源,不要轻蔑垦殖。至清代,曾国藩更是主张把耕和读作为治家之本,以此流芳后世。
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干完农活,在田间地头席地而坐,捧上一本爱读的书,头顶是蓝天,脚下是绿苗……其实,即使到了今天,“晴耕雨读”“亦耕亦读”的生活方式,也是多数读书人的理想境界。如此,便可以远离城市喧嚣;如此,便可以更好地贴近自然;如此,生命便可以得一份悠游,得一份更大的从容和自在。

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耕田可以事稼穡,丰五谷,养家糊口,以立性命。读书可以知诗书,达礼仪,修身养性,以立高德。耕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堪称中国人的“精神专利”。《围炉夜话》中说:“耕所以养生,读所以明道,此耕读之本原也。”农忙时耕田种地,获取生活资料;农闲时浏览书籍,获取精神养料。在古人看来,只有在“耕读社会”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,才能给人以安乐、宁静、和谐、自然的人生化境。

梁启超曾自述:“启超故贫,濒海乡居,世代耕且读。数亩薄田,举家躬耘以为恒。”真的,好想种一块农田,搭几间茅屋,启户纳清风,开窗望明月,晴天里矚目葱绿,雨天里握书一卷,做一个种田人,做一个读书人,做一个自然人。



清代宫廷画师陈彩彰绘本《耕织图》(局部)

阅评

叙事如画 叙情如诉

肖爽

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《孔雀东南飞》这两首诗,大家并不陌生,这两首诗都曾入选入中学语文课文。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,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。这些诗,按照音乐的不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类,其中“风”主要是各地的民间歌谣,其中有很多关于婚姻、家族和恋爱的诗歌,为我们了解周代人们生活及相关礼仪制度提供了参考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是汉乐府民歌的一首代表作。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扬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,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活、思想、情绪与愿望,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面貌,从中可以了解秦汉的婚姻习俗和制度。

自由恋爱与“子无良媒”

“氓之蚩蚩,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,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,至于顿丘。匪我愆期,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,秋以为期。”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

《氓》以一个女子的口吻,诉说自己从恋爱到结婚以至被遗弃的过程。一对相恋在淇水边的年轻男女,男子因女子拖延婚期而恼怒,而女子劝说男子不要生气,不是我拖延婚期,是你没有找到好的媒人。西周法律制度非常重视媒妁的作用。《说文解字》载:“媒,谋合二姓者也。妁,酌也,斟酌二姓者也。”男子无媒不得娶妻,女子无媒不得出嫁;未经过媒氏介绍而自成婚姻的,被认为是非法结合。在《诗经》另一首诗《南山》中,就有“娶妻如之何?匪媒不取”之句。但是,既然必须要有媒人,为什么又允许自由恋爱呢?

据《周礼·媒氏》载:“仲春之月,令会男女;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。”周朝人认为,仲春时节,万物复苏,农耕开始,秋季将获得收成。婚姻也如此,仲春时节应是婚礼已经办完到了孕育新生命的时候,如果有适龄的男女还没有婚配,必将影响传宗接代家族延续,这不符合周人的婚姻观念。国家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不禁止私奔,对自由婚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,但时间必须在仲春月,地点在水边,且为“无夫家”者,这些人往往无财力进行聘娶婚。地点在水边,是取送子娘娘玄鸟卵的传说。

自由恋爱的男女能够相见,情投意合的,可达成婚约,比之于聘娶买卖婚有一定的进步性,但《礼记·内则》中载“聘则为妻,奔则为妾”,这种自由成婚,女子只能处于妾的地位,往往被丈夫所遗弃。因此,自由婚在西周无法取代买卖婚,而只能是聘娶婚的补充。这也是《氓》中的女子不能立即答应心仪男子的重要原因。

这是一幅生活在遥远古代的青年男女的情爱画卷,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。

“尔卜尔筮”与“六礼”

“尔卜尔筮,体无咎言。以尔车来,以我贿迁。”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

影评

跳出轻盈的舞姿

朱成玉

我们总是抱怨行囊太小,殊不知,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满。银河不能解渴,闪电无法暖身。你再急,也跑不过风,你再来,也无法比一滴水更早期到达海洋。让我们抛下贪婪的欲望,跳出轻盈的舞姿。

如果你在一无无际的沙漠中迷路,没有一滴水喝。当你发现一颗糖果,你会舔它吗?一定会吧。甜甜的,甜甜的。可是你能忍受之后的干渴吗?这是日本电影《欲望》的开场白,令人深思。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——少年时期经常在一起玩耍的三个人:秋叶正巳、类子和阿佐绪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感情关系。阿佐绪弹琴的时候,秋叶总是向类子表达他对阿佐绪优雅的向往,类子是他的倾听者,也见证了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。随着一场车祸的降临,秋叶受伤,阿佐绪与之分手,前去秋叶家中看望的类子得知秋叶变成了残疾。

多年之后,三个人在阿佐绪的婚礼上重逢,阿佐绪嫁给了比她年长31岁的精神科医生,秋叶则在她家中担任园丁。秋叶依旧像少年时代一样,把对阿佐绪的憧憬用言语的方式表述给类子听。相对于什么都不知道的阿佐绪,类子更能体会到秋叶在身体残缺之后的精神之痛,但这个时候的她,已经无法抑制对秋叶的好感,希望与之有所发展,但是凡事追求完美的秋叶虽然在情感上承认自己对类子的感情,却无法容忍自己的残疾,他在自卑中难以自拔……

其实在这整个故事中,每一个人都是悲剧人物。阿佐绪遇到一个态度保守而又无情的丈夫,两人关系冷淡,形同陌路,这让特别想要孩子的阿佐绪精神几近崩溃。在对秋叶和类子关系的敏感洞察中,她意识到自己只能是秋叶的精神投影,不可能跟秋叶在现实中有所发展。而最要命的是,她还怀疑丈夫跟女管家有染,当听到女管家有孕时,她内心的猜疑和嫉恨生不可抑止地爆发出来,驾车载着管家在高速公路上飞奔,让自己的生命在急速奔驰中毁灭。

让阿佐绪走向死亡的,是无

法实现的欲望。让秋叶走向死亡的,同样也是无法实现的欲望。秋叶是追求完美的人,阿佐绪是无比天真单纯的人,类子与他们相比也许更现实更坚强。她知道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欲望,如何去跟欲望妥协,所以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,比秋叶和阿佐绪都要坦然得多。对于这两位少年时代好友的死亡,她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,那是她失落的友谊和爱情,在她够不到的地方肆意燃烧。我们总是抱怨行囊太小,殊不知,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满。银河不能解渴,闪电无法暖身。你再急,也跑不过风,你再来,也无法比一滴水更早期到达海洋。

伊甸园中那棵苹果树上的苹果,受到亚当和夏娃的牵连,被贴上“情欲”的标签。这是多么无辜,它们本是具有分辨善恶的神奇之果。这受了委屈的苹果,却无法流出无辜的眼泪,只能让自己的身

体,鼓胀得更加红润和丰满。伏尔泰的小说《查第格》中,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:国王想物色一名清廉的税务总监,请查第格帮忙出主意。查第格说,在一条阴暗、狭窄的走廊里放满金银珠宝,首先让应聘者依次通过这条走廊,然后再让他们跳舞。那个舞姿最轻盈的人,就是税务总监的最佳人选,因为偷了金银珠宝的人,是不敢放开手脚跳舞的。果然,在数十名应聘者中,只有一个人迈出了轻盈的舞步,其他人偷了走廊里的金银珠宝藏在身上,个个舞姿笨拙,丑态百出。

有人说,人如果没有了欲望,就跟咸鱼一样。人活着,哪能没有欲望呢?欲望就是一个人的空气和水。人活一世,饮食男女。但是,别忘了,欲望也分好多等级的,低级的欲望是对金钱、权力、美色的贪婪索取,而高级的欲望则是对

秦汉的离婚、再婚制度

“孔雀东南飞,五里一徘徊”“举手长劳劳,二情同依依”。——《孔雀东南飞》

《孔雀东南飞》原题为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,因诗的首句为“孔雀东南飞”,故一般以首句称之。诗前有小序:“汉末建安中,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,为仲卿母所遣,自誓不嫁。其家逼之,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,亦自缢于庭树。时人伤之,而为此辞也。”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,主要讲述了焦仲卿、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殉情的故事。

“十三能织素,十四学裁衣,十五弹箏篋,十六诵诗书。十七为君妇,心中常苦悲。”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织,善弹箏,通诗书。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,日夜辛劳,勤于家务,却不为婆婆所容,于是就写信给做小吏的丈夫,诉说不堪忍受之苦。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,却遭到母亲斥责,“此妇无礼节,举动自专由”,并令其休妻另娶,“便可速遣之,遣去慎莫留!”

这一时期婚姻的解除主要取决于丈夫及家人的意志,先秦时期的离婚制度主要有“七出”,据《仪礼·丧服》载:“七出者,无子一也,淫泆二也,不事舅姑三也,口无择言四也,妒忌六也,恶疾七也。”这种离婚,完全排除了女方意愿,由男方单方面行使。汉朝儒家伦理道德更加明确赋予丈



南宋画家马和之《诗经图卷之一》

心灵的宠溺。显然,那些“偷了珠宝在走廊里跳舞”的人属于前者,而《欲望》中悲情的人是向着高级欲望前行的,很可惜,他们只走了半程便戛然而止。人活于世,没有谁能真正做到无欲无求。即便是无欲无求,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更高级别的欲望——对内心宁静的渴求。所以,这里所说的这个“欲望”,就是那种高级的唤醒心灵的欲望。

如此,就更好理解了——你是一做一条风干的咸鱼,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,答案一目了然。

我们都在前行,被各种各样的欲望缠身,有的人选择了屈服,有的人选择了抗争。我们每一个人,是否都能够承受得住欲望带给我们的快乐和痛苦呢?又有多少人,一边梦想着轻盈地上路,一边又笨拙地“在走廊扭动舞步”呢?

远离低级欲望,追求更高的境界,是一条走向轻盈与富足的生命轨迹。慢一点,路会更远,天会更湛蓝,水会更洁白。慢一点,哪怕前面有无数金子,也请你不要开动车马,更不要轻易地弯下腰去。因为相比于那些金子,你挺直的身体才是无价的。

让我们抛下贪婪的欲望,跳出轻盈的舞姿。